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44

31 October 197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〇四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贾帕尔先生

(印度)

理事国：贝宁

博亚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巴迪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A-3550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十二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420)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加纳、几内亚、圭亚那、莱索托、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越南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贝贾维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圭亚那代表杰克逊先生；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凯恩先生；尼日尔代表普瓦松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卡马拉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苏丹代表迈丹尼先生；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突尼斯代表梅斯蒂里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和越南代表丁伯诗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位发言人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十月份安理会的主席。贵国过去对于南非问题的宝贵贡献是有记载的。在反对种族隔离祸害的斗争中发挥

了领导作用的圣雄甘地就是贵国人。种族隔离问题是由印度首先倡议而列入大会的议程的。

一九五四年，当我国索马里还是在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的时候，你以联合国视察团团员的身份到我国访问，从那时开始我就与你相识了，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你对于人民为争取自决和独立权利而斗争的事业起了帮助的作用。以这个背景来看，今天见到你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是一个快乐的巧合。我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在你明智的指导下，安理会将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处理在它面前的工作，安理会的审议也将获得所期望的成果。

我国代表团很感激能够有这个机会在安全理事会上同许多人一起发出我们的抗议之声——实际上，全世界都一同发出的抗议之声，表达我们对于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最近采取行动镇压该国之内理智、温和与正义的力量的愤怒。

就象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我们乐意见到目前大家坚决一致地对沃斯特政权发出谴责，但是回想到过去对沙佩维尔和索韦托的屠杀，对那许多自由斗士的受监禁，对许多种族隔离的反对者在狱中死亡，遭遇与史蒂夫·比科相同的悲剧命运，也曾有过同样的强烈抗议，就不免令人有点悲观。

谋杀、折磨、任意拘捕和监禁以及查禁和新闻检查，都不是一个自称代表和维护南部非洲的所谓西方文明的政权的新手段。不论我们今天所谴责的镇压措施看来是多么可惊，无数的南非人，其中各个种族都有，都遭受过同样的暴行；他们所犯的唯一罪过就是反对南非政权的制度化的种族主义。

第三世界国家长久以来就努力把这种情况公诸于世，以期引起注意，促成有效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行动。种族隔离是受到一再的普遍谴责的一种违反人类良知的罪行。不幸的是这些努力大都受挫于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些国家认为经济利益比免除受压迫的大多数人的痛苦更重要，由于他们在那儿的利益，他们尽量低估种族隔离对和平的威胁。因而过去三十年来南非局势的发展显示所有关于种

族隔离具有潜在危险，势将造成对内部的、区域的以及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等预言和恐惧都一一实现了。

就算是这样，让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南非内部所发生的影响深远的转变。南非的成百具有献身热忱的非洲人领袖和非非洲人领袖以及无数的追随者已经以他们的努力与诚心昭示世界，他们决心建立一个人人机会均等的开放社会。勇敢鼓舞的年轻非洲人现在已激励成为一个新的有组织的抗议运动面对着白人少数统治政权的暴警和法西斯组织的威力。这里没有人会不知道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关于这些为一个公正社会的目标而斗争以致丧失性命的勇敢年轻人的报导。但他们只是一个民族运动的先锋，这个民族运动已为争取解放而展开它的合法斗争，其声势即将达到必须重视的程度。

沃斯特政权对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输出种族隔离，产生了最严重的后果。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压迫战争是造成区域冲突和国际紧张的一个继续不断的原因。比勒陀利亚对津巴布韦非法的伊恩·史密斯政权的充分支持，直接助长了为期太长的血腥战争，阻止了津巴布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这两方面对非洲邻邦即安哥拉、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造成了继续不断的威胁，这些国家都是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侵略的受害者。在这两方面，南非都轻蔑地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种族隔离在国际事务上还发生了另一种有害的作用。比勒陀利亚政权假装是该地区的一个“西方文化和利益”的堡垒，这是企图使一个本质上非洲的问题屈从大国的看法，用浅薄的蒙混手法，想要把全世界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即种族隔离上支开。我们必须除去它这副假面具，打破它这一个企图，给予它们以应得的鄙视。对于今日南部非洲局势的实况不能再有什么错觉了。沃斯特先生最近对南非境内为实现一个公平社会而奋斗的运动的每一个组织及每一位领导人进行了镇压，很清楚地向南非的老朋友和贸易伙伴表明了他的态度，告诉他们，对于他们通

过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来达成转变那个行不通的计划，以及他们枉费心机，企图对南部非洲的基本问题达成谈判解决，他只有鄙视而已。

现在全世界焦急等待着回答的问题是，南非在安全理事会里的那种老盟友是否又是仅仅以对种族隔离表示谴责以及对其受害者的命运表示遗憾来掩饰一下，或者它们现在准备采取更明确的政策与情势所要求执行的那种措施相应。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即将采取的措施最后将是一种与联合国的原则相称的行动。

就此而言，在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采取了镇压措施之后，卡特总统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宣布的措施，在许多人看来，比国际社会的期望差得太远了。美国和安全理事会其他西方理事国政府过去一直否决对南非实施任何形式的强制性制裁。从它们这一众所周知的立场来看，这些政府现在决定在联合国的赞助下实行武器禁运，固然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我们都知，南非在西方世界中的老盟友已经给了南非少数政权一大堆军事武器。我们也知道比勒陀利亚政权本身拥有一个有能力生产足够数量的精良武器的军火工业综合体，它能够用这些武器来镇压南非没有防卫能力的大多数人的合法愿望。我们曾希望卡特总统会代表美国政府宣布较强硬的措施，成为对南非目前呈现的严重局势的适当对策。我国代表团认为，任何措施若不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充分彻底的经济制裁，就不仅违反了本组织的精神，而且不会产生什么效果。

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全面经济封锁和武器禁运。没有时间限制，直到联合国的目的达到为止。南非这个国家发狂地增加武器，其目的显然是要镇压大多数人民的合法愿望，使他们永远屈服于种族主义的少数统治之下。南非的军事主义对于独立的非洲邻邦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那些曾经可耻地带头急急忙忙供给南非以最精良的武器，甚至于核武器能力的西方国家，现在对它们自己一手造成的军事巨魔表示惊愕。尽管它们不能消除过去的罪恶，他们至少可以在将来不再去维持和增加现有的用来巩固种族隔离的军事机器。

我国代表团一向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在外交上、社会和经济上孤立南非沃斯特政权的呼吁，直到南非的少数统治集团承认那个美丽的国家中所有的人一律平等为止。我们特别相信停止在南非的外国投资，实行贸易制裁，是使沃斯特政权认识到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制度及其作法的憎恶的一个重要步骤。

显然，唯有南非所有的贸易伙伴都积极采取一致行动，经济制裁才会有效。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共同协商有关对南非实施有效的经济制裁的方式，将会是一个建设性的步骤。就此而言，令人回想起第一线的非洲国家所树立的值得赞扬的榜样，它们的国家为了遵奉联合国决议，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现在是我们接受南非的事实和演变的真实情况的时候了。南非的局势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日益严重，使我们无从怀疑，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决心要把白种少数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篡夺了绝大多数南非人民的权利这种情况，维持不变。前面所有发言人的发言都证实了这一点，所有发言人都对我们现在面临的爆炸性局势，提出了警告。唯有明确的决定性行动才能达成一个解决办法。宪章把维持和平及安全的重责交付了安理会，也唯有安理会有权力采取这种有效行动。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安理会，而且也到了关键的时刻，拖延只会使沃斯特政权有时间进一步加强它对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的镇压并扩大它的破坏造成控制不住的局势。安理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必须现在就采取坚决的行动。

安全理事会的非洲理事国已提出了四个决议草案，这些草案如获通过并忠实执

行，就足以应付南非目前的严重局势的所有主要方面。

我要引用马卡提尼先生引用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主席坦博先生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目前正依靠它们认为的强大势力的支持。但是我们却用正义的事业和争取自由的意志作为我们的武装。”

（S/PV. 2037，英文本第42页，中文本未印出）

主席：谢谢索马里代表对我和我国的夸奖。

冯韦希马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几天安全理事会在审议1月十九日发生的事件，对于不管是在南非境内还是在其他地方，一贯致力于促使南非进行和平改革、消灭种族歧视和使那里各族人民实际享有基本人权的人们来说——这些事件都是一个挑战。南非政府采取的这些步骤，狠狠地挫折了阻止南部非洲武力斗争升级的努力。凡是重视人类尊严和政治平等，认为它是任何人类社会无可争议的基础的人，都不能对这些事态发展漠不关心。

仅仅几个月前，安全理事会还在讨论南非的局势。几个星期前，拉各斯会议还发出急切呼吁，反对种族隔离。但是，南非政府竟对这些呼吁充耳不闻，不愿正视种族歧视，不愿放弃任何妨碍和平改革的幻觉。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我在安理会上发言时，曾经强调一个国家必须按照国际法履行它的承诺和义务，才有希望享受同其他国家充分合作的机会。我们大家都曾经屡次劝告南非改变政策，应当停止取缔、禁止、囚禁和采取各种镇压手段。南非的种族隔离分子应当认识到，采取镇压手段会造成向白人报复的反效果，并会破坏直到现在仍然愿意展开对话和合作的人的友好感情。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于南非的事态发展深感惊讶，认为索韦托事件的爆发和史蒂夫·比科的死亡尤为可悲。有人说，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自由还没有获得充分承认。在世界上别的地方也有类似侵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应当把南非最近的事态发展看得那么严重。我们不同意这种论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又促请南非政府立刻撤消它所执行的严重措施。它又召回它的驻比勒陀利亚大使向联邦政府报告，现在并在审查南非最近发生的事件对两国的双边关系有什么影响。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重申，种族隔离政策严重侵害人权，并且违背南非自己的国际承诺。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对南非发生的事件作出明确的反应。

正当国际上关切尊重人权问题的时候，这种事态发展不容悄悄地过去。因此，现在必须要求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反对这种使该区域当前的冲突更加恶化的政策。

以免长期以来不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努力受到挫折。安全理事会必须以各国均应遵守的形式，宣告以武器供应南非一定会加深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所以此种供应必须停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本身，自一九六三年以来便对南非执行自愿的武器禁运。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以武器供应南非，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我们愿意接受和投票赞成按照《宪章》第七章执行强制性武器禁运。我们认为这是一项严重的意义重大的决定，因为，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采取这种行动。这项决定的目的，在于警告南非，要它知道局势的严重性——它最近所采取的措施已使局势更形恶化。南非应当明白，国际社会在这种事态发生的时候不能袖手旁观。南非应当视安全理事会这项决定为最严厉的警告。不过，这项决定不应阻碍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最近的对话已产生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最低限度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是如此。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决心竭力促进南部非洲和平的改变，继续支持以谈判方式解决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问题。我们将与其他愿意合作的国家一道，坚持以和平手段努力促使整个南部非洲的人民都能够行使自决权，从而不同种族的人民能够在平等合作的情况下共同生活。唯有如此才有希望避免危险的冲突。

在经济方面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与欧洲共同体的成员一道，为欧洲共同体区域内各公司在南非的子公司制订了一项行动守则。这项行动的目的在于根除对黑人工人的歧视，规定同工同酬和鼓励工会活动。我们认为这是对消灭种族隔离的一个重大贡献。对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来说，工人阶级的社会融合十分重要。

我们愿意积极运用我们可以支配的经济影响力，以改变当前的局势。但是，我们认为——我想提一下索马里代表刚才所说的——在此时彻底孤立南非会使我们无法施展我们的影响力。我国政府觉得现在就同南非政府终止对话并无好处，但是，我们愿意再次促请南非，放弃它那妄费心机的种族歧视政策，重新参加国际大家庭的行列。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最近南非当局对若干黑人组织和它们的领导人采取的镇压措施，使我国人民和政府深为震惊。这些措施因为是按照不能接受的可憎的种族隔离假逻辑制订的，所以不能不激起我们的愤怒。我国一向拥护民主，一向强调谨慎实行民主，而种族隔离制度却是公然违反民主。我们深信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我们毫不留情地谴责以种族差异为权力分配基础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掌权的人享受种种特权，其他的人备受侮辱。

种族隔离制度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一种把人民隔离的制度，不但隔离了被强迫受隔离的人，而且也隔离了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实施这种制度的人。它隔离了这种制度下的受害者，使他们备受侮辱，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自由和保障。同时，它也隔离了不惜孤注一掷，执行这种荒谬政策的人，这种政策使他们犯了最卑劣的恶行，并将使这个国家遭遇浩劫。史提夫·比科之死就是最近发生的可怕暴行之一。

南部非洲由于有些人冥顽不灵，拒绝作根本改变，因此仍然是制造仇恨和侮辱的温床，这不但是对人类尊严的蛮横侮辱，不能容忍，而且充满着危险，势必引发更多的暴力事件。正如九月二十八日德吉兰戈先生在大会所说：“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和种族战争的危险正在继续增长。”（A/32/PV.10，第7页）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注意全世界因南非当局所采取的镇压行动而产生的激动情绪，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激动情绪。岁月如流，难怪非洲国家感到无法忍耐，因为它们对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感觉比其他人更为敏锐。无论如何，由于这种不能接受的局势一直没有矫正，一般国际舆论十分激昂。简单地说，种族隔离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整个国际社会应当关切的事情。

因此国际社会现在必须采取措施，使南非当局明白，它们必须停止这种应予谴责的危险行径。

本组织和我们各国曾经屡次表示反对南非当局的行径，并且谴责了镇压政策。

可是，这些警告都没有得到重视。南非当局必须认识到，他们是在通过种族隔离政策，阻碍南非民族国家的诞生，也因而使他们自己孤立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之外。

这里没有人会否认许多种族都对整个南非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因此，所有在南非生长的人，不论肤色为何，都有决定这块土地的命运的同等权利。

很难理解南非当局执行完全否认这些明显事实的政策是基于什么荒谬的逻辑。今天，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安理会有义务要执行这项任务。如果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它的智慧能够与它的责任相称，它定将提高它的声誉。

我们希望安理会将要采取的措施，可以打开法国代表去年称为闭塞到荒谬已极程度的种族隔离围墙。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使南非政府认识到，它已经孤立到了什么程度，并且促使它开始必要的政治改革。

我注意到若干非洲代表在发言时提议，应当为谈判预留地步。法国赞成它们的看法。让我们立场坚定，但是也让我们作事明智，与本理事会的地位相合。让我们保留依照南部非洲地区所有人民的合法愿望，达成和平解决这个地区的问题的机会。

但是，对于一点我们今天必须采取一个绝对清楚的立场。严格地从法律上说，是不能剥夺任何国家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享有的自卫权的。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在南非政府最近采取镇压行动之后，我们要先作好准备，并对囤积武器用来对内施行镇压，提出抗议。

我国政府照顾到所有这些因素，并且照顾到整个国际社会理所当然的关注，因此决定投票赞成对南非执行强制性武器禁运。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

— — — — —